

吕祖谦佚文考辨三则

黄灵庚

据现存文献所载,吕祖谦生前各类著作有五十四种,仅存为二十七种,散佚一半之多。其中《东莱集》为其诗文总集,凡三十六卷。这个集子不但收录吕祖谦诗文最全,而且出自宋槧,自然备受学人重视。但是,这个集子是在吕祖谦歿后编辑的。据吕乔年嘉泰四年(1204)《东莱集跋》^①的记载,该书的编成经历了三个阶段,祖俭、乔年父子二人可谓不遗余力。然而失收、遗漏仍不可避免。新编纂出版的《全宋文》^②所收录的吕祖谦文,为《东莱集》所未收者竟有七十二篇之多。可见祖俭、乔年父子辑录之《东莱集》并非全帙,确有增补的必要。

笔者近年主持《吕祖谦全集》的编纂、出版工作,对《全宋文》载录的吕祖谦文多有参考,遂发现其中辑录的佚文有误收的伪作。现作考辨三则,以供学人参考。

1.《复斋记》(《全宋文》第261册,第391-392页)

案:《全宋文》将此文定为“吕祖谦文”,依据是《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》卷一四六、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》卷一四二收录。但是,朱熹长子朱鑑所编《文公易说》卷四《复卦》、宋熊节所编《性理群书句解》卷七、《晦庵集》卷七八、《古文集成》卷十四、清乾隆《朱子全书》卷二九、宋林駟《古今源流至论》别集卷一《文公四书·复》并有此文,文句虽有错杂,然皆定为朱熹所作。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》卷一〇五亦以此篇为“新安朱熹”所作。《全宋文》误为吕祖谦所作,失之未考。

复斋,宋人黄仲本之号。仲本名翰,邵武(今属福建)人。清李清馥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卷二三《朱子邵武汀州门人并交友》“黄仲本先生瀚”条载:“黄瀚,字仲本,从朱子学,尝作《朋友说》,朱子为《跋》。”又,万斯同《儒林宗派》卷十《朱熹门人》亦有黄仲本。则皆与此文“将因其过庭之际而就正”云云相吻合。朱熹在《与吕伯恭》的信里,两次提到黄仲本,说:“黄仲本来,伏承惠书,

①见《东莱吕太史集》,宋刻元递修本,藏国家图书馆。

②《全宋文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年。

慰问哀感之深,并辱最贻,万以媿荷。”^①又说:“昨黄仲本至,并领回书,吊问甚勤,且辱贻。”盖黄仲本与吕祖谦交亦甚密。黄翰,今无文集传世,尝为廖行之《省斋集》作跋,末署“邵武黄翰书于蒸湘郡斋”。蒸湘郡斋,亦其别号欤?亦未可考也。

2.《祭薛寺丞文》(《全宋文》第262册,第131页)

案:《全宋文》将此文定为“吕祖谦文”,依据是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》卷九六收录。但是,此文见于陈亮《龙川集》卷二二,是陈亮之作。又,薛季宣《浪语集》卷三五亦有此文,名曰《永康友人陈亮诔陈傅良》,则以为陈亮诔陈傅良所作。出现这种记载混乱的情况,主要因为吕祖谦、陈傅良、陈亮三人学术交流甚深,过从甚密,以致三人所作之文常常混杂莫辨。

薛寺丞,即薛季宣,字士龙,号艮斋,永嘉(今温州)人,南宋永嘉学派的开山人物,与吕祖谦、陈亮、陈傅良皆结交甚笃。薛季宣于宋孝宗乾道九年(1173)秋,由湖州返归永嘉,途经金华时,专访吕祖谦,并在祖谦家中“相聚半月甚款,渠甚愿承教而无由也”^②。薛季宣回家后不久即病故,吕祖谦闻讣极为悲伤,说:“薛士龙七月后以疾不起,极可伤。其为人坦平坚决,其所学确实有用。”^③祖谦对薛季宣的后事颇为关注,在与陈亮的信中说:“比遣人吊士龙,昨日方回。其子又卧病孱弱,未得枝持葬地,君举诸公方料理,尚未得入手,可念,可念。本欲作数语,又丧制,且情绪不佳,无缘可措辞。俟服除不死,当为之。本拟来岁雪川、莆田各致几字,今遂并永嘉而三矣。可痛!可痛!”^④祖谦遣谁去永嘉吊丧?今无从考证。从这封信里可知,“无缘可措辞”,说明祖谦当时并无祭奠之文,在“服除”以后有否补作,亦未可知。之后,因“薛士龙之子属某志其墓”^⑤,这便是吕氏作于孝宗淳熙元年(1174)的《薛常州墓志铭》。后,祖谦与陈亮书曰:“《薛士龙墓志》,以畏暑作未成。所论《行状》极当,《祭文》皆肝鬲语也。”^⑥又说:“《士龙墓志》,以行役扰扰,未曾下笔。数日间少定,当属藁。近得君举书,云‘吾兄擿《行状》中数处极当’。便中告批示,欲得知也。”^⑦吕氏所说《行状》,即陈傅良所作《右奉议郎新权发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状》。吕祖谦作《薛士龙墓志》,就参考过陈傅良的这篇《行状》,将最精要的文句摘录出来,向陈傅良征求意见,所以陈傅良给吕祖谦的信里才有“擿《行状》中数处极当”这样的话。吕氏所说的《祭文》,即陈亮所作《祭薛丞寺文》,“皆肝鬲语

①《晦庵集》卷三四《答吕伯恭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②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卷七《与朱侍讲》。

③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卷八《与朱侍讲》。

④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卷十《与陈同甫之五》。

⑤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卷九《与周丞相》。

⑥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卷十《与陈同甫之二四》。

⑦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卷十《与陈同甫之二六》。

也”，则是肯定、赞扬陈亮的评鹭之语。吕氏一生十分谦逊，“严于律己而逊于人”，如果以此祭文为吕氏所作，而在给友人的信里评说自己的文章“皆肝鬲语也”，不是显得有些自大？综上所述，此文非祖谦所作，亦非陈傅良所作，实出自陈亮。

3.《祭孟行古文》（《全宋文》第262册，第131页）

案：《全宋文》将此文定为“吕祖谦文”，依据是《永乐大典》卷一四〇五五收录。

孟行古，生卒里闾虽不详，然从吕祖谦学，为吕氏门人。《东莱集附录》卷三有门人孟行古《古挽诗》二首，知其歿于祖谦后；则吕祖谦不当有是作也。

又，《永乐大典》此类错误甚多，如，同卷收录吕祖谦《祭陈君举文》。陈君举（傅良）歿于宋宁宗嘉泰三年（1203），祖谦歿于孝宗淳熙八年（1181），岂有祖谦祭奠陈君举之理？核查此文原是陈君举《祭吕祖谦文》，今见《东莱集附录》卷三，《永乐大典》将作者与所祭奠之人误乙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

书讯：中国古代书画人物编年（全二十六册）

〔清〕卞永誉撰，精装16开，估价9900.00元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

本书原名《式古堂朱墨书画记》，全书按年代顺序，收录汉代至明代与书画、书画题跋有关的人物事迹，共计六千七百余人。本书为撰者手稿誉清本，从未付梓，故四库未著录，除余绍宋《书画书录解题》外，亦未见他家书目著录，属首次披露。有新编索引。